

爲當地敵僞軍警所阻禁，而學校也可能因此被敵僞藉口禁壓學潮爲題而予接收佔據，究竟應否冒寧可「毀校」不顧的危險，而貿然就道赴平請願？抑是暫時忍氣不動以求保校，兩者之間，其得失利害相差奚若千里，同學們因此屢開會議，討論熱烈，其時院方當局及各師長鑑於茲事體大，認爲我們此時不宜有此舉動，免招「毀校」之禍，而且時間上又已接近學期考試，亦不應荒廢學業，曾屢加勸阻，但部份激烈同學力主立即全體集隊去平，爲國赴難，立言當然動聽，初期頗爲多數同學所贊同支持，其中雖然也有一部份同學認爲不宜輕舉妄動，致撼母院存亡，然而多半在激烈愛國言論下不能表達，因之經過數度開會後，全體同學赴平的打算幾乎已近定案，那知在此千鈞一髮之際，同學中出來了一位主張守校以保母院的能言善道的同學，在末後的會議中侃陳利弊得失，要求同學們冷靜思量，他的一番話即先有少數同學附和應聲，繼則因他的言詞動聽竟打動了原先支持離校赴平的大多數同學，也一改初衷予以贊同響應，就這樣離校的動議終被否決，「保校」終於達成了。

當然，這最後守校的決定，爲少數激烈同學所不滿，認爲這位能言善道的同學是破壞這次運動的「奸

細」，要密謀制裁，決定守校會議的翌日午膳之時，飯廳中發現遍貼語意雙關的字條，大多數同學都不明這字條所指何物何事，正納悶間，忽聽餐廳大門口處有砸破飯碗的響聲，繼即聽到「打，打」的呼喊，此時飯廳中一陣紛亂，大家都不知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兒，嗣在人叢中定睛穿望，才看到那位能言善道的同學在進餐廳門口處被幾位同學圍毆圖逃，同時也有幾位同學起而保護，擁其闖出重圍，遠離餐廳而去，事過後大家這才定神就坐，無精打彩默默用膳，其間氣氛之沉悶，令人食不知味。這事發生後，同學們都感到心情低沉，此時學校課程已暫告停頓，有的同學閒着無事只好打打橋牌，唱唱平劇，和跑跑球場，以消鬱悶，也有一些同學倒仍能靜坐圖書室勤讀書本，準備期考，只是這類同學爲數甚少罷了。

時過境遷，於今已三十七易寒暑，往事如夢，究竟上述這一件事如何發動，又如何消失，真正原因何在，「毀校」與「保校」之間是非得失如何，「毀校」未竟，「保校」成功，其對於事後的影響又如何？我還是茫然不克自解，還請各位老校友高明您來剖析解答，也請現仍在學的校友們參考參考，想一想吧。

舊

事

拾

零

蒲良梢

從北平到香港——七七事變前後

最近在時代週刊上看到美國總統尼克訪託問大陸時在長城和明十三陵所攝照片，不禁勾起我和幾位同學在南口機廠實習的一段往事，因爲那些地方正是當年我們常遊的去處，也拍過不少的照片。

廿六年暑假，我們正念完大三，照例要赴國內工廠實習。北平的鄭孝標、張漢鍾、和我三人都選了鐵路機廠。我們的計劃是先到北平南口機廠，再轉往青島四方機廠，每處實習一個月。鄭孝標是念 Aero 的，到機廠實習是理所當然。我和張漢鍾都是念 Aero 的，目的原在多遊歷幾個地方。誰料我們到南口還不到一個月，便發生了七七事變。記得七月七日那天傍晚，我們正在浴室沐浴，廠長鈕學長通知我們馬上到辦公室見他。他說，蘆溝橋發生事變，大戰已經爆發，時局非常緊急，爲安全計實習的同學最好馬上離開。隨即交給我們每人一張南下的車票。

從南口乘平綏路火車到北平西直門下車時，正好碰上一場大雨。爲了想儘快趕到前門車站，我們合僱了一輛老爺野鷄汽車。不幸開到半路便拋了錨。不知是汽油泵有毛病，還是汽油裡混進了水，總是停停走走，走走停停，好不急人！好在這位司機先生隨車帶了一位助手，叫他蹲在車頭上用玻璃瓶裝着汽油陸續往汽化器裡灌，邊灌邊走，才勉強駛到前門。

前門情況極亂，北寧路到天津的火車已經沒有一定的班次。月台上停了一列客車，車上擠滿了人，我們也擠了上去。甚麼時候開却沒有人曉得。等了約莫二個小時，車子總算動了。車行不久便有荷槍實彈的日兵在車廂裡跑來跑去，有一位忽然在我面前停了下來，對我端詳了一會，用生硬的國語問：『你是日本人？』我答：『不，我是中國人。』當時我們都猜不透這位仁兄是何用意，心裡不免有點緊張。等他走開以後才聽說他是在找日本僑民。

在天津改乘津浦路，車站內外也有武裝日兵衝進

啓業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PIONEER CHEMICAL CORPORATION

產品 PRODUCTS

鑄	焦	Foundry Coke	雜	油	Creosote Oil
高	爐	Blast Furnace Coke	瀝	青	Pitch
普	通	Gas Coke	茶	丸	Naphthalene Ball
發	生	Producer Coke	苯		Benzene
都	市	City Gas	甲	苯	Toluene
煤	焦	Coal Tar	硫	酸	銻
					Ammonium Sulfate

外銷越南、香港、菲律賓、新加坡、馬來西亞、琉球

總公司：台北市南京東路一段96號 電話：584161~584165

工廠：台北市南港區興南路30號 電話：778141~778142

Head office: 11Th Fl, Prince Blog, 96 Nanking East

Road, Sec 1, Taipei, Taiwan

行運貨車汽記金高

到週務服
速迅全安
到隨叫隨
廉低費收

號29街義大區埕鹽市雄高：址地

衝出，神氣十足。到濟南住了一晚，當時的情形已不允許我們再到四方機廠實習。鄒孝標學長回山東聊城老家，我和張漢鍾學長則到南京才分手。

在南住了幾天，離開學時間尚早，決定先回廣東再說。到上海後才發現一個月以內所有到香港的輪船客位均已預售一空。臨時決定改走陸路，坐火車到了杭州。錢塘江偏偏在這時候漲了大水，浙贛路部份淹水，不能通車。在進退兩難的情況下，只在住在旅館裡耐心等待。等到水退車通，已是八月十二日了。浙贛路此時因大水方退，部份路基鬆軟，且因沿途不斷避讓迎面開來的軍車，故車行極慢。離開杭州後連續發生的八一二事件和八一四空戰的消息，都是在西行的途中聽到的。

原以為從南昌可以乘火車到湖南株州轉粵漢路的，不料南昌株州段也不能通車。計劃只好再度修正，改搭南潯路火車到九江，在九江換船到漢口。粵漢路在武昌上車，票只賣到衡陽。從衡陽到廣州轉廣九路到香港，總算一路順利。在香港等候學校的消息，一直到是年十月母校在法租界復課，才又回到上海。

七七事變使我一口氣經過河北、山東、安徽、江蘇、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及廣東九省。雖然當

時行色匆匆，無心細賞沿途景色，但那一望無際的平原，那滔滔滾滾的河川，那雄偉壯麗的峯巒，那蔥龍翠綠的田野，以及各地純樸敦厚的同胞，一入腦際，便畢生難忘。如今山河未復，想念尤深。但願有生之日能重遊舊地，一溫當年舊夢。

戰時鴻爪——重慶、印度、澳洲、美國

民國卅二年夏天，航空委員會選了八位航機人員赴美實習，其中交大同學有蔡鎮寰、徐雲黻、和筆者三人。當時出國人員須先參加重慶復興崗中央訓練團受訓，為期三個月，受訓期間，生活全部軍事化自不在話下，最奇特的是用膳的方式，可謂別開生面，獨創一格：每人面前有一小碟『私』菜（多半是黃豆芽），飯桌中央則有一碗『公』菜（多半是蘿蔔乾）。

私菜當然不够吃，多吃公菜亦為清議所不容，所以原則上要『公私兼顧』，而且還要做到恰如其份。好在白飯沒有限制，雖然米糙砂多，並未影響大家胃口。常撫生學長那時正好在重慶航委會機械處工作，處長是曾桐學長。一天，常學長和我相約到九龍坡母校拜託馬明德教授。馬學長也是民廿七級 Aero 同學，畢業後和胡旭光學長一齊入美國密西根大學深造，

大豐牌鋼筋混凝土管

◁ 離心法製造 ▷

{規格依中國國家標準}
{CNS 1086, A29 及 483, A7}



大豐水泥製品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台北市八德路一段 43 巷 26 號二樓

電話：3 2 4 9 2 3 • 3 7 1 7 0 4 號

工廠地址：台北縣樹林鎮保安街一段 220 號

電話：樹 林 7 8 號

建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承包木工水利建築工程

新竹市民族路 85 號

戴竹工程有限公司

承辦土木水利建築工程

臺南縣佳里鎮

東寧延平路 158 號

建偉有限公司

專營



國光牌

中國石油公司

潤滑油脂

■ 自備貨車 ■ 隨叫隨送 ■

地址：台北市八德路二段二八三號

電話：七七一三九六・七七三七一〇

華聯工程公司

承辦一般 機械工程

地址：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262-4號

電話：775780・772068

回國後胡學長投效空軍，馬兄則在母校執教，夫婦二人住在學校宿舍裡。他先陪我們巡視學校一週，然後留客吃飯。馬學嫂且親自下廚執爨。午餐的全部菜單是：鍋巴稀飯和鹹菜。但是做主人的面無愧色，做客人的也不以為怪。當時抗戰正進入堅苦階段，公教生活，類多如是。據說在校同學生活更苦，許多人晚上把講義當棉被蓋，沒有皮鞋的更多。民國卅年我趁公差桂林之便，買了一雙皮鞋送給住在重慶的哥哥，不久他便轉送給一位在交大念電機的侯惠生同學（粵人，故人之子）。復員後侯學長在南京首都電廠服務時曾見過一面，大陸撤退後即失去聯絡。

中訓團的主持人當時是王東原先生，個子高，走路極有派頭。對我們作精神講話，極力強調零碎時間的重要，要我們善為運用。他說，古人在馬上、枕上、廁上都可以作詩，而且作的都是好詩，足見零碎時間的價值。他爲了接待美國總統特使威爾基的訪問，自大門口下車起至訪問完畢再送至大門口登車止，排好全部節目的時程，反復演習了幾次。到了真正訪問那天，照案實施，據說竟然分秒不差。

八月初我們受訓完畢，空軍派飛機送我們到昆明，再自昆明飛越喜馬拉雅山至印度加爾各答。治裝後

再飛孟買候船。爲了節省旅費，我們住在孟買一家印皮小旅館裡，房間隔板是半截木板紙糊牆，房內既無衣櫃也無衣架。衣服都掛在牆上。頭一晚上同房劉君的口袋便給小偷摸得精光，損失不輕。以後幾個晚上無不提心吊膽，一夕數驚。某君感而吟曰：「風吹牆板動，疑是賊人來。」

候船無事，到處閒逛，博物館是必遊之地。在孟買博物館中，有我國十八層地獄上刀山下油鍋等的泥塑模型，旁邊的牌子上說這是中國的刑罰。逛書店時還發現英國出版的世界地圖，竟把西藏繪成英國領土。同行某君血氣方剛，馬上掏錢買了一本，當場把它撕得粉碎！

由孟買到美國，當時有兩條水路可走。一是繞道澳洲墨爾本，越太平洋到美國西岸；另一是繞道非洲好望角，越大西洋而至美國東岸。兩條航道都常有軸心國的潛艇出沒，我們走的是第一條路。爲減少遭受攻擊機會，船走的是鋸齒形線路，每天要做一次緊急演習，大家穿上救生衣在指定地點集合。一到晚上即嚴格執行燈火管制。船上的空軍人員，除了我們這一組外，還有包括葉玄學長在內的另外一組。

離開孟買時正值盛夏，十餘天後到達墨爾本則已

進入隆冬。我們都是初次出國，沒有想到南北半球氣節的差別。上岸後連忙購置毛衣，但戰時物資管制，沒有配給券不賣。好在我國駐澳大使館送來一批點券，才把問題解決。

船到舊金山，正是農曆中秋。錢昌祚先生專程從華盛頓前來相接。那時中美正並肩作戰，我們持的又是官員護照，所以入境手續非常簡單，行李也沒有檢查。上岸後即改乘輪渡到奧克蘭乘火車向華盛頓進發。推窗外望，一輪明月高懸於遠山之上，景色是如此的寧靜，誰還相信這個世界的另一邊正燃燒着漫天烽火呢？

母校七六週年校慶獻詞

負笈京都憶昔時
程門立雪在求知
樂羣敬業師恩重
沾雨坐風教澤滋
化育深蒙循善誘
薰陶却喜了無疑
樹人本是百年事
學府宏開萬世規

葉在鋌敬祝

我辜負了趙真覺學長

項 題

民國廿九年，趙真覺（曾珏）學長除擔任東南電信特派員以外，還兼了英士大學工學院院長，浙江省手工業指導所所長，浙東電力廠廠長等職務。我的友好徐桂芳（滬26數學）蔡孔耀（清華化學）二兄，都是趙學長的部屬。我是廿八年畢業，上海已淪陷。要上重慶，家庭環境不許可；要回家鄉，所學又無用武之地。因此，留滬找工作，一度教書。當時南京偽組織正在醞釀中。同鄉裏面，便有不少『新貴』，我自己不覺得，家鄉（溫州）已經謠言很多。徐、蔡二兄，連續來信，要我趕快回家，以明心迹；並保證工作不成問題。他們所謂不成問題，便指趙學長可以安排。

我於是拜辭了張廷金院長，持了他的介紹信到麗水去。見到了張副廠長，（也是學長，恕我想不起名字來。）便派我到碧湖分廠。該分廠正在建廠中。我參予了裝機一直到送電為止。但碧湖分廠，只有一百二十馬力。送電以後，我便意態闌珊，不想再幹下去。加我以母親生病，我便請假歸省。到家便具呈辭職

。雖經快信通知及電話要我回去，我已經答應了家鄉中學的聘書，便堅持地辭掉了。後來我母親去世，張副廠長還寫了一封文情並茂的慰問信，順便寄來總廠營業股長的委令，要我再去；我還是辭謝了。

民國三十四年抗戰勝利，英士大學遷來溫州，我進入英大教書；嗣隨校遷去金華。三十六年夏，英大開遷校風潮罷課；，我趁機經浙贛路至上海遊覽。當時趙學長是上海市公用局長，我順便去拜謁他。蒙派任技正。可是只幹了半年，我故態復萌，又堅決辭歸。

讀友聲二二〇期趙學長榮休訊息，趙學長已達古稀之年；我也到了退休邊緣。回溯前事，已歷二十五年。黃梁難熟，大夢易醒。追憶趙學長獎掖後進苦心，無任懷念；而當時自己辜負盛意，不勝歉仄。人生不可能活兩次，我已經不可能再追隨趙學長。我在此寫出來，可讓後人作為借鏡！

各種美術、彩色印刷
圖案設計、各種美術
紙盒、精造內外銷
瓦楞紙箱

誠毅有限公司印刷廠

公司：高雄市市中二路44號
電話：221988, 231988
工廠：高雄市中華一路復興約6號
電話：329733, 229733

福興印鐵製罐廠有限公司

各種美術
印鐵製罐
沙拉油空罐
礦物油空罐
飼料空桶
其他各種空罐
專門承製
代客設計

公司：嘉義市華南街廿七號
TEL 5801
工廠：嘉義市華南街卅號
TEL 3851